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敦煌学与近代汉字 → 详细文章

程少軒：近代漢字考釋二則

在 2008-2-3 13:03:52 发布:

## 近代漢字考釋二則

(首發)

程少軒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### 一、說“𤇀”

“𤇀”這個字，在編纂古書目錄時常會遇到。《漢語大字典》裏收錄了這個字：

“𤇀”，“燠”的訛字。《龍龕手鑑·火部》：“𤇀，燠誤。舊《藏》作燠，音漢，火乾也。”《字彙補·火部》：“𤇀，燠字之譌，見《藏經》。”

查其它的字典，要麼不收“𤇀”，要收錄，也如《漢語大字典》，僅把它作為“燠”的訛字。

但是，通過查閱明清時期的文獻，我們發現，這個字並不像字典中所說的只是一個譌字。

#### 一、“𤇀”有用作“燠”例

四庫禁燬書叢刊所收的明人鄭元勳輯《媚幽閣文娛二集》是一個崇禎年間的刻本，其書載有黃道周《書雲臺賦》。這篇賦中的“焜燠”一詞作“焜𤇀”。

四庫本《肘後備急方·卷七》有句作“如芒毛針”。此“𤇀”當即醫書中常見的“燠燠”，取“灼熱貌”之義。

在唐代以及之前的石刻文獻中，常見有“華”加兩筆成為“業”（《偏類碑別字·艸部》引《隋宮人徐氏墓誌》，據《中華字海·艸部》收錄轉引）。“燠”寫作“𤇀”，是宋代以後產生的俗字，其字形演變的過程，當與碑刻墓志中“華”的演變類似。明代版刻中，有“燠”作“𤇀”的例子。如明代《紀錄彙編》（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明刻本）收錄了王世貞《明詩評》，在“何景明”條，“燠燠動人”的“燠”寫作“𤇀”。這樣的“燠”繼續演變，成為“業”是很容易的。

我們還在書中發現了“燠”寫作“燠”的例子。清代卞永譽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（四庫本）卷十九中載有一首叫《古劍歌》的詩，有一句“輝天燠地不須磨，肅氣棱棱凜霜雪”。此“燠”與“輝”同義，且是仄聲，應當是“燠”的異體。俗文字中，由“華”訛變成“業”，必須經歷“業”這個過渡字形。可見在明清時期，“燠”寫作“𤇀”應該是較為常見的。

#### 二、“𤇀”還有用作“業”例

續修四庫全書收有明代顧夢麟所著《詩經說約》（織簾居刻本），這是個崇禎年間的本子。其中“孔業”常刻為“孔 ”。

四庫存目叢書所收清代杜詔的《唐詩叩彈集》（康熙年間刻本），其卷十有一句詩作“抑鬱胸襟事，名兩未從”。此“ ”顯然是“事業”之“業”。該字字影模糊，但依稀可見左半作“火”形。

我們很容易想到晚明著名的藏書家祁承 。這個名字，一般人都從字典讀音，念做“hàn”。但是，我們始終存在這樣的疑問——一個明代的士大夫，為什麼偏偏要用一個《藏經》中的錯別字作名字呢？而且按照“火乾”來理解，“ ”不是一個有美好意義的字，與文人取名尚雅的旨趣不符。況且，祁承 之父輩就愛好藏書，取這樣一個意義與火密切相關的字，與古時藏書家忌諱火的習俗不符。我們認為，澹生堂主人名字中的這個“ ”，不是“燠”的訛字，而是如上揭兩例一樣的歷代字典未收的“業”的異體。

我們知道，古時兄弟取名，往往使用在意義上有聯繫的字。祁氏家族也秉承了這樣的風俗。如祁承 生五子，分別名“麟佳”、“鳳佳”、“駿佳”、“彪佳”、“象佳”。祁承 之父祁汝森有兩個兒子，除了祁承 ，還有一子名承勳。“勳”、“業”時常並提，文獻中例證比比皆是。而以“承業”為名的，查二十五史，也不在少數。甚者，史書中不乏兄弟二人分別名“承業”、“承勳”的例子。《明史·余子俊傳》：“（余子俊）曾孫承勳、承業，皆進士。承勳，翰林修撰。承業，雲南僉事。”“勳”與“勳”是一對異體字，承 家族中這一輩的人名皆從火，所以使用帶“火”的“勳”——這也是承 之名用“ ”代“業”的原因。

2005年度上海嘉泰拍賣公司的秋季拍賣會上拍出了祁承 的會試試卷，上面的題名正是“祁承 ”。可見這個字在浙江一帶用如“業”是得到廣泛承認的。

### 三、明代“ ”很可能存在“業”、“燠”之外的其它用法

在用作“燠”和“業”異體的同時，“ ”很可能存在其它用法。明代有廣濟王名朱定 。根據嵇璜《欽定續文獻通考》記載，他的哥哥名叫“定？”。“？”也是一個怪字，字典中說是“炸”的異體。但與“ ”作為“燠”的訛字一樣，人名中不應該出現這類訛字。很有可能“？”也是一個從葉得聲的字。如果“？”音“葉”，則與“業”、“燠”均同音。按慣例兄弟姓名不可能完全同音。所以此人名中“ ”很有可能不是用作“業”或“燠”，而是另一種用法。但是此字究竟用為什麼，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資料來考查。

這種明清時期的俗字，往往具有較強的地域性。祁承 是紹興人。前面提到的一些文獻，也多是蘇南浙北一帶士人撰寫，或在這一帶刊刻。而朱定 是廣濟王，地處兩湖一帶。談遷《國權》記載，朱定 死於萬曆二十七年，即公元1599年。而祁承 是十六到十七世紀的人。可見，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域，各種用法的“ ”是可以并行的。

從現有資料看，“ ”字用如“燠”和“業”都是明代和清代的事情，而且地域有限。而編纂《康熙字典》時，並不是深入地方廣泛搜集俗字，而是因襲明代已有字書稍加補充。清代吳任臣編纂《字彙補》的時候，收錄了《龍龕手鑿》中的“ ”，沒有顧及“ ”的其它用法。《康熙字典》照抄了《字彙補》，自然將“ ”的其它用法遺漏了。或許，在清代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字有問題，因此這個“ ”並沒有收入《康熙字典》的正文，而是收在了“備考”部分。所謂“備考”，是收錄“無可考據，有音無意，或音意全無”的字的。字典的編纂，往往都是因襲舊有字典。我們今天在《漢語大字典》中看到的“ ”條目，是根據《康熙字典》來的。因此，作為“燠”、“業”用的“ ”，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，就被我們搞丟了。

## 二、說“燠”

### 一、“燠”字音義不明

燠，從火從景。此字《漢語大字典》正文不載，而是收在《漢語大字典補遺》火部：

燠，人名用字。清陳鶴《明紀·熹宗紀》“一燠顧命大臣，不得比保姆。” [1]

我們看到，對於“燠”，《補遺》沒有解釋意思，僅說是人名用字，也沒有給出讀音。例文所引用的文獻，是清代的《明紀》，並沒有更早的書證或例證。

在《漢語大詞典》中，我們找到了“燠”字條：




燦1 [jǐng ㄐㄩㄥˋ ㄌㄨˋ] 人名用字。明代有一燦。見《明紀·喜宗紀》。

在《漢語大詞典》中，對“燦”的解釋依然是“人名用字”。但是該書給出了此字的讀音。[2]

可是在《中華字海》中，“燦”字條卻是：

燦，音主。人名用字。見《明紀·熹宗紀》。

此字究竟音jǐng還是zhǔ呢？我們查找了各種字書，均沒有找到該字讀為“jǐng”的依據。我們在《龍龕手鏡》中找到了音zhǔ的依據：

，二俗，音煮。

這是“燦”出現在字書中最早的例子。

《龍龕》中的這個“燦”，是個俗字，意義不明，似乎與“人名用字”不符。

## 二、“燦”作人名時有“明亮”義

我們在《明史》中找到了用“燦”作人名的人。一共有兩個。一個是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劉一燦，一個叫萬燦：

劉一燦，字季晦，南昌人。

萬燦，字闇夫，南昌人，兵部侍郎恭孫也。

按，古人名、字之間一般有意義上的聯繫。我們來看這兩個人的字，似乎能看出與“燦”相關的意思來。

“晦”有“昏暗”、“不明亮”的意思。如《詩經·鄭風·風雨》：“風雨如晦”，鄭玄註：“晦，昏也”。

而“闇”也有“晦暗”、“不明亮”的意思。《周禮·春官·眡祲》：“五曰闇，六曰瞢。”孫詒讓《周禮正義》引俞樾說：“闇即《春秋》所謂晦也。”

按照古人名、字的一般關係，我們可以推測，“燦”可能是一個意義與“昏暗”相近或者相反的字。

《明史》又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證據。因為劉一燦的兩個兄弟的名字也有記錄：

萬曆十六年，一燦與兄一焜、一煜並舉於鄉。

而“焜”和“煜”恰好是“明亮”、“閃耀”的意思。《說文》：“煜，耀也。”“焜，煌也。”古人兄弟名字同義的例子很多。由此，我們也可以推測，“燦”可能與“焜”、“煜”同義。

由上幾條證據我們可以推知，“燦”很可能與“晦”意思相反，是“明亮”一類的意思。

下面兩個例子更支持了我們的推測。

一，《四庫總目提要》的《循寄堂詩稟》條：“《循寄堂詩稟》，國朝朱廷燦撰。廷燦字山輝，富平人。”

二，《金史》中有一處改名的例子：“張煒字子明，洺州永年人，本名燦，避章宗嫌名改焉。”

“輝”，也是一個有“光輝”、“照耀”意義的字。而“煒”同“輝”，與“輝”同義。古人避諱改名，往往改作同義之字。此又是一證。

綜上所述，“燦”有“明亮”、“照耀”一類的意思當是很明顯了。

## 三、“燦”當與“環”同音

我們再來解決該字的讀音問題。

上文提到的《金史》中的“張燁”，本名“張燦”，是為避金章宗的名諱而改的名。而金章宗名“完顏璟”。“燦”因“璟”而避，可見不是避讀音就是避字形。我們只要排除是避字形的情况，就可以確定“燦”的讀音了。

證據表明“燦”並非因形避諱。

避字形相較避讀音為嚴苛。遼金元三朝，避諱不嚴，諸家已有明斷。又，《金史》有避諱實例的記載：

上問卽康、參知政事賈鉉曰：“太宗廟諱同音字，有讀作‘成’字者，既非同音，便不當缺點畫。睿宗廟諱改作‘崇’字，其下却有本字全體，不若將‘示’字依蘭亭帖寫作‘未’字。顯宗廟諱‘允’，‘充’字合缺點畫，如‘統’傍之‘充’，似不合缺。”卽康奏曰：“唐太宗諱世民，偏傍犯如‘葉’字作‘？’字，‘泯’字作‘泯’字。”乃擬“熙宗廟諱從‘面’從‘且’。睿宗廟諱上字從‘未’，下字從‘古’。世宗廟諱從‘系’。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，止書斜畫，‘沈’字‘鈞’字各從‘口’，‘兌’‘悅’之類各從本傳。”從之，自此不勝曲避矣。進左丞。宋人請和，進官一階。

從此段分析，所謂因字形避諱，是指用字中不能出現帝王諱字的全體。如“葉”中出現“世”，就是犯諱，而“燦”這樣並不包含“璟”全體的，並不需要避字形。

又，《章宗本紀》記載：

泰和元年……七月……己巳，初禁廟諱同音字。

可見章宗朝是避字音的。

又，《金史》關於張燁改名的記載，是說“避章宗嫌名改焉。”按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“禮不諱嫌名。”鄭玄注：“嫌名，謂音聲相近，若禹與雨，丘與區也。”此可證元人修《金史》時，也是認為張燁是避同音字。

綜上，人名中“燦”是避“璟”的音，當與“璟”同音。

#### 四、“燦”字有二，一音煮，一為“景”異體

由以上考證得出的音義，我們可以推知人名中的“燦”字即“景”字在“光亮”的意義上加火旁構成的異體字，與《龍龕》中的“燦”是同形字的關係。

在原字形上添加火旁構成新字的例子很多，如

“然”加火旁為“燃”，“暈”加火旁為“燿”，“昱”加火旁為“煜”等等。

“景”還有一異體“暎”。“日”、“火”兩形旁往往可以互換。如“燠”與“暎”、“輝”與“暎”。類似這樣，本字分別加“日”和“火”構成異體的例子也有。如早加“火”、“日”分別構成“焯”和“暎”。

綜上所述，我們今天見到的“燦”，實際是兩個字形相同的字。一個字音煮，是見於《龍龕手鏡》的俗字。另一個字音景，是“景”的異體字，有光明、明亮的意思。

又按，“燦”字形可能最早的例子是在唐詩中。《四庫全書》集部輯《華陽集》及《全唐詩》收有顧況《十月之郊》詩，有一句“丹素之燦兮，椒桂之馥兮”。按文意推求，此也當是“景”的異寫。但今天所見《華陽集》是明人輯本，最早的本子是明萬曆四十一年刊刻的，因此此處“燦”是唐代即作此形，還是明清人譌寫，已無從考證了。

07年7月初稿

08月2月改定

並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。謹致謝忱！

[1] 《補遺》29頁。

[2] 我們發現，《漢語大詞典》該字條有錯誤，誤將“一爆”當作人的姓名，誤把“烹宗”寫作“喜宗”。因此我們懷疑編寫該字條時，編寫人員並未仔細查考該字音義。該字的注音，編寫者也未給出出處，注音為“jing”的原因我們無從得知。

本文收稿日期為2008年2月2日

本文發佈日期為2008年2月3日

點擊下載word版：

0066近代漢字考釋二則

上一篇文章： 金岷彬：從秦簡裏的“費”字看秦社會 下一篇文章： 汪少華：文獻考辨與考古成果的利用——以“瑱”注釋為例

[我要评论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

黑风老妖 在 2008-2-3 13:27:42 评价道：  
仰视之



娃哈哈的娃娃鱼 在 2008-2-4 23:49:50 评价道：

音煮之爆，景音不类，或当是某讹字？

《明史》两名爆的人都是南昌人哦，很有意思呢。



一上示三王 在 2008-2-5 11:26:09 评价道：

音煮之“爆”，颇疑其右是“暑”等音与“煮”相近字之讹，但没有证据所以不敢瞎说。



anqing 在 2008-2-5 12:25:17 评价道：

《龍龕手鏡》“爆”後的那個字，其上所从應該是“所”字，“所”“煮”音極近，故“煮”可改換聲旁从“所”。

“爆”所从之“景”非形非聲，一上兄疑為“暑”一類字之訛是很有道理的，可惜目前尚缺乏可靠的證據。



一上示三王 在 2008-2-6 1:28:18 评价道：

anqing兄，本文初稿那个字是用自造字，[所/火]。张老师告诉我，最好还是用原字形，因为毕竟上面不是所而是其异体。：)

兄可见过“者”或其字部分与“京”讹混的例子？



anqing 在 2008-2-6 9:36:48 评价道：

“者”與“京”字形相差比較遠，即使有訛誤的情況，恐怕也不具有普遍性。“暑”與“景”，因為上皆从日，訛誤的機會可能要大些。不過這兩種情況在我的記錄裏都沒有找到。



突然想到《龍龕》的“燿”可能還存在其它可能。比如“燿”與其下从所从火的那個字本來就不是一字，“燿”是“景”的俗字，“所/火”是“煮”的俗字，因為二字前後銜接，在傳刻過程中遺漏了“燿”字的音義，從而將本來不同的兩個字牽扯到一起。這種情況在古代辭書的傳寫和刊刻中是屢見不鮮的。

當然由於缺乏版本依據，以上所言只是提出另一種假設，要想徹底解決這個問題，還有待新資料的發現。



一上示三王 在 2008-2-7 2:57:06 评价道：

不知是否还有与《龙龕》年代相近、编排体例相似的字书？如果有，或许能作为参考。



anqing 在 2008-2-7 9:34:31 评价道：

就我所知，敦煌字書和明代的《四聲篇海》中都有這樣的例子。敦煌字書的例子，張小艷老師上課時提到過；《四聲篇海》的例子更多，本版的《利用<新修玉篇>考辨疑难俗字举例》一文就有一例。

不过这些都只能作为参考，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。



llaogui 在 2008-2-7 14:21:19 评价道：

如果“？”音“葉”，則與“業”、“燁”均同音。按慣例兄弟姓名不可能完全同音。所以此人名中“？”很有可能不是用作“業”或“燁”，而是另一種用法。

—————

吳方言中“葉”與“業”是不同音的。



一上示三王 在 2008-2-7 22:44:40 评价道：

anqing兄：我是說，能否在類似的書中找到“燿”和“煮”靠得很近的例子？好像考釋敦煌文獻時就有參照《集韻》等書，發現某段存在類似，從而斷定有缺文的。

謝謝llaogui老師提醒！當時只注意兩字同韻部，卻忽略了兩字聲母不同。現查《洪武正韻》，兩字明代確實不同音。這一大段論述無據，應當刪去！

祝大家新年快樂！：)



anqing 在 2008-2-7 23:38:17 评价道：

《龍龕手鏡》的編排體例比較獨特，部內之字按平上去入排列，類似的字書在宋金以後好像就沒有看到，宋金以後的字書，部內之字一般都是按筆畫排列，所以“燿”和“所/火”不可能排到一起。宋金以前，即唐五代遼時期，類似的字書可能有，但即使有流傳下來的，恐怕也殘缺太甚，恰好看到“燿”和“煮”排在一起的幾率微乎其微。所以除非有新材料，不然這個問題無法解決。



一上示三王 在 2008-2-9 22:05:42 评价道：

多谢anqing兄指教！：)



llaogui 在 2008-2-14 17:17:55 评价道：

從字書到字書的考證其實是很危險的。

像《龍龕手鏡》這書的用字，離開佛經文獻的討論往往多主觀臆測。



逸空 在 2008-3-10 12:32:25 评价道：

：康熙之名，焯。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

2287个读过此条>>

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霍德柱：《弔比干墓文》考釋

·石立善：說說敦煌寫本S.6557中的“鬢局”

·蘇芾：《玉篇》“魚部”殘卷誤綴考

·蘇芾：原本《玉篇》殘卷國內影印本述評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[www.gwz.fudan.edu.cn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) 公网镜像：[www.guwenzi.com](http://www.guwenzi.com)

网站邮箱：[fudanguwenzi@sina.com](mailto:fudanguwenzi@sina.com)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